

火災

東平著



上海潮錄出版社刊行

火災

六月十月收租的時候，爲着勸對租簿，登記，或者爭論一些別的什麼，許多毛腳毛手的田佃們走進這裏來呼吸一下子，是可以的，不過，可不要讓污穢的腳踏髒了地磚，不要用粗硬的手去觸摸那——不管是在牆壁上掛着，抑或在檯面上放置着的一切，而最要緊的是，不要忘記了這是一間雅靜的「小書齋」（註一），是專爲着接待客人們用的！

這地方有些潮溼，屢次粉抹過的白牆壁上，正浮現了許多黑灰色的斑點，——但看一看那紅色而潔淨的地磚吧！單這潔淨，就不是這村子中別人的屋子所所有的了，……就是那牆壁，也不怕它已經舊了，——老主人愛惜着它，寶貴着它，非有正當的用場，如懸掛四聯，鏡框和掛畫之類，是不會把鐵釘子隨便釘上的，錯

釘了一根鐵釘子——把它拔掉而遺留下來的的小洞孔，是半個也沒有。後牆上，有一幅油光面的洋畫，不管好壞，但在羅岡村一帶的地方，就少有了！這洋畫，繪的是濱海地方慣常所能望見的——錯落地排列着藍的山，黑的石的近海的海面，恰好又是一條小河的出口，沿岸荒蕪地長着比人還要高的長蘆，海和這長蘆接近，就變成了池沼一樣的寂靜而且馴服，天上散佈着白邊的雲捲，太陽品亮地照着每一個角落——就在這個正午時分的空寂無聲的場面裏，有三個外洋的獵者，打着不同的勇猛可愛的裝束，用了最精警最確當的姿勢，在陽光下閃耀着發火的槍尖，也不顧那小小的艇兒快要顛覆，正拚命地和六條巨大可怖的鯨魚作着驚天動地的戰鬥。這畫框上的玻璃大概每隔好幾天總要由那老頭子經手揩抹一次，很明亮，裏面的畫紙也要極力地保存得像新近一兩天方才張掛起來的一樣。洋畫的兩邊是一對宣紙的對聯，用了勻稱地顫動着的手腕，在每個字的「落」或「拖」處拚命地使用氣力，那是冀圖着要在這上面表現出執筆者的厚重

的俸祿和壽數那一類的吧，文雅一點的客人們一到這裏，必然地要搶奪了別的一切，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對於這些字的書法的探究上，發揮了各人的宏論，以至說明了自己是有着怎樣清高的志趣以及比別人不同的胸懷等等；靠着後牆，是一張硃紅色并且有着金黃色的浮花紋的長檯子，因為鄉中春秋祭祀的儀仗是由那着年領德的老頭子主持，所有儀仗中的用物都由他一家保管，老頭子從那些用物中取出了一套，當爲貴重的擺設物一樣，擺設在那長檯子的上面，這就是錫製的所謂「寶器」兩邊各擺刻着四張硃紅色的四方木椅，靠右有一張新式牀鋪，是從香港帶路買回來的，靠着黃色，很怪異——總之在鄉下，這些都是平常看見的東西……平時到這裏來的客人，在鄉里鄉黨中，大概都是有丁地位的，他們之中一些來自別處的——比其他的客人更有意義的人物也有，并且，在梅冷鎮里送信的郵差，也是常到這裏來的呢！

說到郵差，那真是有趣得很……郵差送來的信，那封面大概都是這樣寫：

着，「海陸梅冷鐵東都約羅崗村福祿軒交陳浩然家父安歇。」接信的常常就是那位六十歲光景的老頭子，——他很康健，頭髮白得潔淨，像銀絲一樣；面孔肥胖，似乎剛才喝過了酒，滿面的紅光，也沒有帶拐杖，——穿着白葛的長袍子，身邊冲出了一隻黃褐色的狗，又高大又強壯，面部到兇得很，不過當守門的就是兇一點也不要緊，也很有些城市的氣概，只是牙縫里呀呀的叫了一陣，不怎麼吠，——這一天，那真是湊巧極了，福祿軒里正有許多客人在坐着，老頭子應酬那些客人們，正當情意融融，非常融洽的當兒，忽然響了那郵差的粗率的叱問聲，所騷擾，滿座都幾乎驚慌起來，像一巢黃蜂似的，嗡嗡的響，老頭子出來了，站在門口，他的背後連二接三，正排列着不少的人頭。

這郵差穿的是平常人穿的衣服，戴的是平常人戴的帽子，只有腰邊掛着的大皮包寫着黃色的「郵政」二字，他的個子很高，卻並不駝背，也不怎麼瘦，意外的是面孔很清秀而且白淨，也許因為還沒有鬍子的關係，似乎是一個什麼商店

裏的買手，當郵差並不是他的正業，他就是在這郵差的職務上毫不顧忌地或者用憫憐，或者用輕蔑——這樣做了一點開罪別人的事也可以說不關重要，反正他就是丟了這個職務不幹，也有辦法養得活一家的妻子。不過他的聲音雖然很粗率，因而也顯得有點強暴，而他的態度却到也很溫和，而且很樸素。他脫下了草帽子，用手巾擦去了裏面的水蒸氣，牙縫裏像蠶蟹似的嗤嗤地噴出了小小的白沫而且發響，彷彿在叫着——熱呀！熱呀！似的，他掏出了那封預備要投交的信，一看那低得幾乎要和頭顱相碰的「福祿軒」的黃底藍字的匾額，笑了笑，把信交在那老頭子的手裏，老頭子接了信了，這剛才叫人冷不防嚇了一跳的奇奇突突的事正有了段落，心里預備着接了這信以後又怎樣的事，暗暗地呼出了輕鬆的一長氣，不想那郵差的面孔突然變了色，像一個不懂信義的小孩子似的，一忽兒就反悔起來。

——且慢！且慢！他發出粗率而且強暴的聲音，似乎說明着現在把這信交出

去并不是他的本意，那末又怎麼辦呢？原來他是要把那封信討回了來，因為有什麼東西忘記了。

沒有問題，老頭子無條件地把信交還給他，他拿了這封信，像着了魔似的，一味兒只管在信封下邊的左角上看，情形非常的嚴重，幾乎是一道命令，迫得他非低首下心地接受了下來不可的樣子。

——國民革命軍……他一面目不轉睛地看着，一面鄭重地一個字一個字的唸下去：第×軍，第×師，第×旅……底下還署着「陳國宣」三個墨筆字。

於是穩頓着站立的勢子，傾側着頭，雙眼凝望着遠遠的天邊，帶着仰慕的調子對老頭子發問，

——這陳國宣先生大約就是你老人家的公子吧？

這聲音似乎特別來得生疎，很不好懂，老頭子的耳朵覺得很吃力，但是畢竟已經聽了出來，於是情形由嚴重而進入了忙亂，——老頭子拱着雙手，對着那郵

差又鞠躬又點頭。

——是……是……先生！

在極短的時間中保持着嚴肅的靜默。

郵差把信再又交給了老頭子之後，——好了，這嚴重，這忙亂，一切都安適地弛緩下來了。

——哈哈……

——哈哈……

——哈哈……

起初還夾帶着鼻音，後來是開着嘴巴大笑了。這笑聲一下子變成了強烈而且洪大，聲浪澎湃地從郵差那邊湧進了福祿軒的裏面，又從裏面澎湃地湧了出來。

如今在座的，一位是隔鄰不遠的將軍山村——在族譜上同一根源的宗兄

弟，陳大鵬，他跛了一隻腳，殘廢了，作了單身的光棍，本來是一個不入正軌的傢伙，但是有着令人畏懼的特點，他的身子結實，面孔秀麗，額角高高地，一付眼睛是生得尤其銳敏，而態度卻兇惡極了。他的氣量很小，胸懷狹窄得簡直是在起着磨擦的作用，喜歡無的放矢，幾乎時時刻刻把自己陷入了孤軍苦斗的局面，戰死了，試問到底他遇到的敵人有多少，那恐怕是半個也沒有！有時候他似乎自己正也切求着在這嚴重的戰地裏解脫下來，歇息一下子，常常變得和顏悅色，低首下心地向人家表白自己所暗懷着的意見到底是什麼，但是結果卻把藏在心裏的一點剛銳的氣魄也乾乾淨淨的蕩散了，更引起了一種緊張的幾乎變成了痙攣的忿恨，因之他的身子一天天的歛收下來，到了四十多歲，比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還要矮些，——不過那「無的」的「矢」還要放，孤軍苦斗的局面陷得比前還要深，他也許知道這下子正和緊急的關頭相距不遠，多一聲苦笑，多一分晦氣，還不如不聲不響的好些，所以常那屋子裏的人們，看到那郵差對這陳姓的家門表

示驚異的神情——爲着要對那有福分的老頭子表示祝賀，正在張大着嘴巴，搖盪着頸子哈哈大笑的當兒，這就要請求大家的原恕了：他一生的確失去了所有的笑的機緣——不過，這滿屋子的莫名其妙的笑聲還是澎湃地持續下來，爲着不得已要把這不利的場合敷衍一下，他沒有什麼，只是對大家點點頭而已。

隔了一會，笑聲慢慢的靜息下來，又加上了咳嗽，清嗓子以及吐痰等等的聲音。直到情形確實地恢復了原狀，那郵差也走遠了，老頭子這才請所有的客人們按次就坐，并且盛意地給他們各都斟了一杯茶。

——是的，萬萬不能遲誤，應該立刻就預備好……

發言的是這裏羅岡村本村的地保陳百川，他說話的搖頭擺腦，妄自尊大的態度，顯然是對陳浩然那老頭子取着抗拒或者爭執的不以爲然的氣勢，不過他已經突然的沈默了……而另一邊，卻顯得對那老頭子的一舉一動都體貼入微，當了人家的臣僕似的作着忸忸怩怩的怪樣子，低聲地對着坐在他邊旁的一個

說，

——這老人家的眼力實在不壞呀，不用戴眼鏡，卻看起信來了！

老頭子當着衆人的面前，把信開開了來，他的紅色的面孔呈着微笑，鼻子裏噙噙的作響，還在暗暗地點着頭，——信裏究竟寫的什麼，這個祕密恐怕無論如何都不能加以想象的吧？——忽然他又抬起頭來這樣說，

——喔，不錯，依你們諸位的意見是怎樣的呀？

這又和信裏所寫的並沒有半點關係，已經是回到剛才大家所談論的那件事的上面去了，——剛才所談論的是在今年的清明節中，羅岡村陳姓的這一族，如何預備着到他們的一世祖的墳地去舉行大祭掃的事，——不然就是爲他的心情興奮得很，以爲別的人們還是在那大祭掃的題目上大發議論，他的兒子在信上所說的——怎樣叫他自己也不能不深深地歎服的話，對於他們，恐怕還是一無所知的呢！——

他於是把兒子的信再又展開來看了一遍，一字一句的看下去，把大祭掃的事也暫時擱開不管，到了緊要的地方，就不自覺地搖頭擺腦的吟出來。

——兒以年少從軍，荷蒙長官垂愛，於月之二十日，昇任中尉書記之職……
喔，你看，他獨自個叫了出來；現在就……又高昇了啦！這時候的聲音還很低，——人生在世，營營而生，草草而死，得而患失，本非所有，失而虛得，於我獨無，故以為路道之不可不修，而橋樑之不可不造也！這時候，聲音就非常响亮了，他感動得跳了起來，——唉，這孩子，你看，他說的話是這樣好……這樣……這樣和我的心意——無二樣……

這邊的陳大鵬突然從靜默中暗自緊張起來，正想對於這樣的議論有所策應，而地保陳百川卻已經搶着說，

——國宣哥我頂知道了，那一次，是什麼日子呀？他和我兩人，在仁安居喝酒，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有這麼高，一付眼睛委實生得利害，像猴子一樣，現在

聽說他們的軍隊住在賓隆，是嗎？從省城到賓隆，有七日的水路，還要經過上杭，武中；韓江口的水實在是頂急的啦……

——什麼？韓江口的水？老頭子突然覺得自己的高深優美的思維受了騷擾，不耐煩地皺起了眉頭；喔，你懂得什麼？一件事要是讓你懂得，那就糟了！我幾時看見你的兒子——哼，不說還好，說起來教我頭痛——你對他一點教養也沒有！他也不對我點頭，還在背後罵我，說我分給他的錢太少了，那真是豈有此理！我和他買了一隻鳥——又是他自己問我要鳥不要，我叫他把鳥拿來吧！他說，那是多得很多；其實他手裏那裏有什麼鳥，還不會到樹林裏去捉啦！一到樹林裏去，不曉得搗壞了多少鳥巢，并且把鳥蛋也帶回來，問我要不要買他的鳥蛋，混帳，難道我是一個無賴漢，動輒就吃這吃那的嗎？那末我分給他六個銅板，買了那隻鳥，立刻放了牠，我一手就不知放過了多少隻了，而他從此以後卻更加殘暴起來，把前後左右的鳥種都滅盡了，現在還有一隻斑鳩，會在屋頂上咕咕咕咕的啼着的嗎？我就再

也聽不見！還有土金的兒子阿庚，唉，這孩子簡直壞透了！你道怎麼樣？——有一天，我看他捉了一隻烏龜，故意要帶到我的面前來啦！——叫我看看，我說，這烏龜的壽命長得很，何苦把牠殺掉，勸他賣給我，這樣分給了他一個角子，又把那烏龜放掉，不想第二天還沒有吃早飯，他突然竟一連帶了三隻來了！這樣我分給他六個角子，每隻提高了一倍的價錢，又勸他學學好心，要是我手頭有地母經，我還要送一本地母經給他，教他唸唸，不想剛剛到了這天的中午，他帶來了五隻——我簡直沒有法子，只好分給他一塊的價錢，心裏實在不好過，我對他說，這銀子要是拿去買衣服穿，這衣服是要自己着起火來的呀！還有阿興的兒子，他比較有點傻氣，什麼都捉不到，卻捉到了一條蛇，——想想看，要把這條蛇殺死，我又不忍，不然又恐怕留了牠害人，這樣分給他六個銅板，叫他把蛇帶到遠遠的地方去——但是下一次，他又有一條蛇捉來了，那是一條頂毒的飯匙蛇，……

——要是我得到了一條蛇，那就好了！地保有意捉弄似的說，我要把牠剝皮，

去骨，用幾粒米合着牠一起燒，如果米變了黑，這蛇就真的有毒了，不然米還是白的呢，那就要快些給牠加了一點「欠實」（註二）上去！

——百川兄，你吃過老鼠沒有？另一個又是坐在他的身邊的這樣說。

——老鼠是比蛇還要好的貨色，不過殺的時候要小心一點，牠的大腿裏面有一粒藍色的胆，如果這胆不摘開，你就最好不要吃牠！

對於那老頭子，這些關於蛇和老鼠的吃法的問答，簡直是刺耳得很，——沒有法子，只好暗暗地斷定這些人，如果他們也希望自己的後代發達的話，那就再修十世，恐怕也沒有一個會達到他的兒子國宜那樣的地步！

他把手裏的信摺起來藏好之後，對了，凡事不要多嘴，什麼都不必說，因之他只能夠切切實實地和他們共同決定了大祭掃的日期，以及應該及早預備的許多零零碎碎的事情。而他的兒子在信上所說的話，卻還是深深地使他歎服着，——從此以後，他的身體會更加康健精神，更會加爽快，那末有什麼可以掛慮的呢。

——他應該一心一意的去多做一點好事，而況世事反覆，年情不好，正也希望有錢有勢的人們時時發些慈悲，多施一點恩惠！

二月十九日，是決定了的到他們一世祖的墓地舉行大掃祭的日子，羅岡村以及隔鄰將軍山姓陳的一共有七十多戶，各戶看所有的丁口多少，決定參加大祭掃的人數，大約每五人占兩人，不過不怎麼嚴格，多去一兩個人，或者在路上順便把自己的親戚也帶着一同走，是沒有人會來干涉的，而且無論老少男女都可以。這樣的大祭掃，大約每隔十年才有一次，可以說是一個最快樂的大節日，全族的人要特別在這個大節日熱鬧一陣，是不足為奇的。爲着要使這個大節日在形式上來得堂皇一點，并且利用這堂皇的形式在他們的祖先的墓前表現出這後世子孫所有的榮貴和光耀，梅冷鎮歸丰林的田主爺爺們，至少也得請他們一兩位到來參加，還有隔鄰水溜口鄉——陳國讓（正是陳浩然的大兒子）所主持的國民學校的學生，恰好在最近編成了童子軍，童子軍的制服，棍子，麻繩，小斧，營

幕以及軍號、軍旗等等都已經購置齊全，一共有二百二十五名左右。陳浩然那老頭子當日在籌備這大祭掃的會議上，就曾經對大家提議過，

——如果我們能夠請童子軍也來參加，那是好極了！一路上，童子軍穿着一律的制服，吹着喇叭，掌着大旗，由俺的國讓帶領着，走在我們這一大羣人的前頭，那豈不是要把沿路一帶的居民都驚住了嗎！

他這個提議立刻得了大家的贊同——水溜口雖然和這裏相距很近，不過因為那墓地太遠，隊伍不能不早點出發的緣故，童子軍由校長——同時也是童子軍的大隊長——陳國讓帶領着，昨天下午就預先到了這裏，並且張起營幕來，在村子南面的草埔上宿營，這裏閃爍着他們勇猛可愛的黃色的影子，到處聽見他們的令人快活的喇叭聲，每當他們的隊長走過的時候，兩邊都噫噫喚喚的舉軍禮——草埔上，一處處張掛着的尖尖的營幕，當夕陽西照，金光滿地的當兒，拖着長長的黑影，染着半邊美麗而威武的赭褐色，這是羅岡村從古至今未有